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警世通言

〔明〕 冯梦龙 编撰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 编撰

俞驾征 郑小军 校点



(浙)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 钟 仁
美术设计 凌瑛如
季萃萃
封面题字 骆恒光
封面绘画 戴敦邦
篆 刻 谢三中
责任校对 桓 明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 编撰 俞驾征 郑小军 校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政编码310006)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405 千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518-343-0/I·210

定价:21.20元

浙江古籍版图书,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萧欣桥

《警世通言》为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撰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第二种,收宋元明三代话本、拟话本小说四十篇。所收作品都经过冯梦龙程度不同的加工,有的甚至是重新改写;其中还有部分冯梦龙个人的作品,现在可以确指的是《老门生三世报恩》。

肇始于唐、极盛于宋、延续至元的民间“说话”,对于中国小说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宋元说话人“以作凭依”的话本,经过辗转相传,再经过书坊稍事加工而刻印出来供人阅读,就是早期的话本小说。明代中期嘉靖年间杭州洪梗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宋元话本小说和明人拟作搜集刊印成“六十家小说”(现行《清平山堂话本》是其残存部分),较大程度地保持了当时话本小说的原貌。与洪梗所不同的是,冯梦龙在搜集刊印“三言”时都对原作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加工,所以“三言”中的作品,即使是宋元旧作,也都已打上了明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的烙印。

收在《警世通言》中的四十篇小说,大都是“警世劝俗”(兼善堂刊本封面题识)之作,其中将近一半是反映婚恋和由婚恋引起的家庭变故的,可见这是市民文学所关注的重点题材。

《崔待诏生死冤家》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都是“三言”中的名篇。它们写的都是爱情悲剧,但其思想内涵和艺术个性却迥然不同。《崔待诏生死冤家》一般认为是宋人旧作而经过明人加工的话本小说,它通过女主人公璩秀秀对于爱情和人身自由的大胆追求及其惨遭杀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小说中的璩秀秀是临安裱糊铺主人璩公的独生女儿,因为她会绣作而被咸安郡王看上,她的父亲就只得听从郡王的安排,把她献给王府作奴婢。秀秀像被关进笼子里的小鸟一样渴望自

由，并且爱上了王府的玉工崔宁。一次王府偶然失火，人们四出逃散，秀秀想趁乱逃出王府，刚巧撞上玉工崔宁。于是便大胆主动地追求崔宁，迫使崔宁跟她做了夫妻，并心甘情愿地跟随崔宁逃往两千里外的潭州去安家落户。秀秀泼辣大胆的性格和行为是基于对爱情和自由的执著追求，并具有蔑视封建礼教和反抗封建秩序的意义，而这却是封建统治者所绝对不允许的。咸安郡王始则出赏钱四出追寻，后则因被郡王走卒郭排军告密而把他们捉来治罪，崔宁发配建康府，秀秀被残忍地打杀在后花园。这本来是一个爱情毁灭和阶级迫害的悲剧，但作者为了强调秀秀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执著追求，以及对于封建势力的不屈反抗，遵循秀秀性格发展的逻辑，让秀秀的鬼魂显形，跟崔宁一起到建康，回临安，重新过起自由自在的夫妻生活，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秀秀的悲剧性格，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过杜十娘与李甲的爱情悲剧，歌颂了杜十娘高尚、纯洁的爱情理想，鞭挞了李甲、孙富们的封建市侩主义。杜十娘虽沦落风尘，但心地高洁，她渴望自由，渴望爱情，渴望能过上真正人的生活。她“韞藏百宝”，以备从良赎身之资；但当李甲为她赎身而拿不出钱来时，她却马上拿钱自赎，而是要李甲去求亲告友，以验其内心是否真诚。这是出于她多年来与公子哥儿打交道的经验，是她的老诚精细处。赎身之后她也未向李甲交百宝箱的底，因为她不想用金钱来换取李甲的爱情；同时，她深知像李甲这样的人一旦有了钱就要挥霍无度，她还要留着这些钱作安家费用。她这时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安排好与李甲的后半生生活。但作为官僚地主家庭中的一个公子哥儿，李甲尽管在杜十娘面前表现得十分温存和殷勤，甚至对十娘的情义和恩德“感激流涕”，还发誓“白头不敢忘”。然而他对十娘的爱情说到底不过是“把花柳情怀一担儿挑在他（指十娘）身上”，这与一般纨绔子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从他的封建功利主义出发，他看重的是“再睹家园之乐”，而决不会“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在李甲的心目中，十娘始终还是一个妓女。他的最终抛弃十娘是有其阶级、思想根源的，市侩子孙富的“巧为谗说”不过是一种催化剂或导火线而已。对于李甲的变心和叛卖，杜十娘当然是十分悲痛的。这无疑是对她的致命打击，使她的美好理想由

九重云霄跌入万丈深渊。她本来是“抱持公子于怀，软言抚慰”的，但听了李甲准备叛卖她的打算，她却没有任何求情，也没流泪，而是立即“放开双手，冷笑一声”，这是强压悲痛，这无言的悲痛使读者都感到非常压抑和沉重。她四更起床梳洗修饰，打扮得光彩照人，她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天亮船头交易，她从容不迫地让李甲一层一层地打开百宝箱，又一层一层地投入江中，这不啻是在抽打李甲的灵魂。而那最后抱持宝匣的一跳，更是惊心动魄，撕心裂肺，从而把这场爱情的悲剧推上了顶峰；而正是在这极其强烈的悲剧激荡中最终完成了杜十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高刚烈的悲剧性格。

除《崔待诏生死冤家》、《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外，《警世通言》描写青年男女爱情题材的作品还有七八篇。如《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写船户之女刘宜春自与帮工宋金结婚之后夫妻恩爱，不意宋金得了重病，父母欺心，欲弃之不顾，活活拆散他们的婚姻，刘宜春与父母坚决抗争，迫使父母屈从了自己的意志，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乐小舍拚生觅偶》写乐和为了急救落水的心上人顺娘，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终于感动了两家的父母，成全了这对青年人的美满婚姻。《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都表现了年轻女子对于爱情的主动、大胆的追求，其中尤以白娘子、小夫人写得富有光彩。《王娇鸾百年长恨》跟《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主题相同，但它没有调和矛盾，一是让王娇鸾自缢而死，二是让察院竹批打杀周廷章，因之比《金玉奴》篇更有思想意义。

嫖客与妓女恋爱是封建社会婚恋中的一种畸形表现。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一般都是金钱交易，但确实也有真情相爱。特别在妓女方面，只要不自甘堕落，总希望能在嫖客当中物色个从良的主儿，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警世通言》中有三篇描写妓女题材的作品，除上面已谈及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外，还有《玉堂春落难逢夫》和《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玉堂春落难逢夫》写宦家子弟王景隆与青楼艳妓玉堂春的爱情故事。小说对于玉堂春的苦难历程和她对爱情的坚贞，以及王景隆的多情和真诚，都表现得相当真切感人。《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对于赵春儿含辛茹苦、帮助丈夫曹可成重建家园的一番苦心孤诣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上

几篇小说都同情妓女的遭遇，肯定甚至赞扬她们为追求爱情和生活自由所作的努力和抗争，明显地反映了市民文学的进步意识和倾向。

《警世通言》中有的小说还写到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表现了“人欲”的不可抗拒，或说“人欲”对于“天理”的胜利。如《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二十三岁丧夫，立志为亡夫守节，不肯改嫁；后来却禁不住光棍教唆小厮的引诱，“见欲心乱”，与小厮通奸；又由于受不了光棍的纠缠，一怒之下，杀了小厮，自己也自缢而死。作者对此评论道：“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主张妇女改嫁，把守节视作务虚名，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意识和开明态度。《乔彦杰一妾破家》中的小妾周春香，也因夫主乔彦杰在外经商，眠花宿柳，长年不回，在家耐不住寂寞，与雇工董小二通奸，结果害得家破人亡。这类故事孤立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放在宋明理学盛行即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来看，则明显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冲破封建禁欲主义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动向。

科举取士是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弊端甚多，许多封建知识分子深受其害。“三言”的作者们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其中有的就是从科场上败下阵来的落拓士人，冯梦龙本人也是考了大半辈子，直到五十七八岁时才考取贡生，其中的积弊和甘苦体验尤深。《警世通言》中有几篇作品就是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的。《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圆了一个封建士子侥幸得官的美梦，但其中关于俞仲举落魄失态、寻死觅活的描写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许多封建士子的悲惨遭遇。《钝秀才一朝变泰》中的马德称自幼聪明饱学，原以为自家功名唾手可得，岂料场屋屡屡失利，家庭又遭变故，被人侮称为“钝秀才”，到处遭人歧视。小说在表现马德称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同时，也通过黄胜等势利小人的背信弃义和竟然中举，反映了科场的舞弊和世态的炎凉。《老门生三世报恩》是迄今唯一可以确指为冯梦龙的作品。冯梦龙在《三报恩》传奇序中说：“余向作《老门生》小说，政谓少不足矜而老未可慢，为目前短算者开一眼空。”联系到冯梦龙年近花甲才考取贡生，就中自当寄托着作者许多酸辛和感慨。而篇中那个考官蒯遇时“爱少贱老，不肯一视同仁”，阅卷

时“只拣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愤愤的判语”大圈大点，取中上报，则生动地反映了考官的随心所欲、科场的颠倒混乱和科举制度的毫无公道可言。

《警世通言》中还有一些表现传统题材的作品，如写友情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写侠义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写断案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写悲欢离合的《苏知县罗衫再合》等，此外还有写聪明才智和轶闻趣事的，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唐解元一笑姻缘》等，以上作品或内容感人，或故事曲折，或富有情趣，而且大都能给人以教益或启迪。

“三言”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它的艺术成就已达到话本小说、亦即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艺术的顶峰。《警世通言》中的不少篇章都写得相当出色，如《崔待诏生死冤家》通过简捷明快的人物行动和对话刻划典型性格；《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过细节描写和环境烘托刻划人物；《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玉堂春思念王景隆时的心理描写；《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媒、李媒背后评论张员外求亲条件时的个性语言；《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的结构情节和悬念设置；《一窟鬼癫道人除怪》的环境渲染等等，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不已。

毋庸讳言，任何时代、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都有其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三言”亦概莫能外。就思想内容而言，《警世通言》中有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封建落后意识，少数作品还或多或少地夹杂了一些色情描写。就艺术技巧而言，《警世通言》中的作品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作品故事比较单薄，有的作品人物缺乏生气；此外，作为话本小说成熟期标志之一的一套完整体制，同时也成了后世小说艺术发展的桎梏。

《警世通言》的最早版本为明末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金陵兼善堂刊本，为四十卷四十篇足本，后出的有衍庆堂刊本和三桂堂刊本，均不全。此次校点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兼善堂刊本为底本，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严敦易校注本，只改正原书中的明显讹误，而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全书由俞驾征、郑小军校点，萧欣桥统稿，对于校点工作中的不妥或失误，敬祈专家和读者赐正。

叙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谈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

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娓娓者为？呜呼！《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赝而孰真也！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

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目 录

第 一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
第 二 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8
第 三 卷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15
第 四 卷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23
第 五 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31
第 六 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38
第 七 卷	陈可常端阳仙化·····	48
第 八 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	54
第 九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62
第 十 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71
第 十 一 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	76
第 十 二 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	94
第 十 三 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100
第 十 四 卷	一窟鬼癫道人除怪·····	108
第 十 五 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116
第 十 六 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130
第 十 七 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137
第 十 八 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145
第 十 九 卷	崔衙内白鹞招妖·····	152
第 二 十 卷	计押番金鳊产祸·····	160
第 二 十 一 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169
第 二 十 二 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181
第 二 十 三 卷	乐小舍拚生觅偶·····	194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201
第二十五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	226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240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247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253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272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278
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286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94
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304
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314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327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335
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341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350
第三十九卷	福祿寿三星度世·····	357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364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文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正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不辱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段、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楫，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

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间。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

刺”的一声响，琴弦断了一根。伯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船头答道：“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人家。”伯牙惊讶，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庄，或有聪明好学之人，盗听吾琴，所以琴声忽变，有弦断之异。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财物。”叫左右：“与我上崖搜检一番，不在柳阴深处，定在芦苇丛中。”左右领命，唤齐众人，正欲搭跳上崖。忽听得岸上有人答应道：“舟中大人，不必见疑。小子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归晚，值骤雨狂风，雨具不能遮蔽，潜身岩畔。闻君雅操，少住听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琴二字！此言未知真伪，我也不计较了。左右的，叫他去罢。”那人不肯，在崖上高声说道：“大人出言谬矣！岂不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这夜静更深，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伯牙见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个听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罗唆，走近舱门，回嗔作喜的问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站立多时，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来听琴了。方才大人所弹，乃孔仲尼叹颜回，谱入琴声，其词云：‘可惜颜回命蚤亡，教人思想鬓如霜。只因陋巷箪瓢乐’——到这一句，就绝了琴弦，不曾抚出第四句来。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扬。’”伯牙闻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鸾远，难以问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左右掌跳。

此人上船，果然是个樵夫，头戴箬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见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舱去，见我老爷叩头。问你甚么言语，小心答应。官尊着哩。”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须粗鲁，待我解衣相见。”除了斗笠，头上是青布包巾；脱了蓑衣，身上是蓝布衫儿；搭膊拴腰，露出布棍下截。那时不慌不忙，将蓑衣、斗笠、尖担、板斧俱安放舱门之外。脱下芒鞋，蹣去泥水，重复穿上，步入舱来。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樵夫长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礼了。”俞伯牙是晋国大臣，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既请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没奈何，微微举手道：“贤友免礼罢。”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张机坐儿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一弩道：“你且坐了。”你我之称，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谦让，俨然坐下。伯牙见他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问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时，

怪而问之：“适才崖上听琴的，就是你么？”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问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所造？抚他有甚好处？”正问之时，船头来禀话，风色顺了，月明如昼，可以开船。伯牙分付：“且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问。小子若讲话絮烦，恐担误顺风行舟。”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迟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谈。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皇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伏羲氏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伐之。其树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数，截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声太清，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叩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取中一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兼。送长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候之数。取起阴干，选良时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斫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沼、玉轸、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闰月。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接五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吊子伯邑考，添弦一根，清幽哀怨，谓之文弦。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谓之武弦。先是宫商角徵羽五弦，后加二弦，称为文武七弦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弹、八绝。何为六忌？

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
何为七不弹？

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

何为八绝？总之清奇幽雅，悲壮悠长。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乃雅乐之好处也。”

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犹恐是记问之学。又想到：“就是记问之学，也亏他了。我再试他一试。”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又问道：“足下既知乐理，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颜回自外入，闻琴中有幽沉之声，疑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仲尼曰：‘吾适鼓琴，见猫方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贪杀之意，遂露于丝桐。’始知圣门音乐之理，入于微妙。假如下官抚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诗》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大人试抚弄一过，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时，大人休得见罪。”伯牙将断弦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樵夫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樵夫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惊，推琴而起，与子期施宾主之礼，连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钟，名徽，贱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钟子期先生。”子期转问：“大人高姓，荣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于晋朝，因修聘上国而来。”子期道：“原来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点茶。茶罢，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话，休嫌简褻。”子期称“不敢”。童子取过瑶琴，二人入席饮酒。伯牙开言又问：“先生声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处？”子期道：“离此不远，地名马安山集贤村，便是荒居。”伯牙点头道：“好个集贤村。”又问：“道艺何为？”子期道：“也就是打柴为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该僭言。似先生这等抱负，何不求取功名，立身于廊庙，垂名于竹帛，却乃赍志林泉，混迹樵牧，与草木同朽，窃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实不相瞒，舍间上有年迈二亲，下无手足相辅。采樵度日，以尽父母之余年。虽位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养也。”伯牙道：“如此大孝，一发难得。”二人杯酒酬酢了一会，子期宠辱无惊。伯牙愈加爱重，又问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虚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长一句。子期若不见弃，结为兄弟相称，不负知音契友。”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国名公，钟徽乃穷乡贱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与高贤结契，实乃生平之万幸。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炉火，再爇名香，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伯牙年长为兄，子期为弟，今后兄弟相称，生死不负。拜罢，复命取暖酒再酌。子期让伯牙上坐，伯牙从其言，换了杯箸，子期下席。兄弟相称，彼此谈心叙话。正是：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

谈论正浓，不觉月淡星稀，东方发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備开船。子期起身告辞。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把子期之手叹道：“贤弟，我与你相见何太迟，相别何太早！”子期闻言，不觉泪珠滴于杯中。子期一饮而尽，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伯牙道：“愚兄余情不尽，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从，怎奈二亲年老，‘父母在，不远游。’”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过二亲，到晋

阳来看愚兄一看，这就是‘游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许了贤兄，就当践约。万一禀命于二亲，二亲不允，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矣。”伯牙道：“贤弟真所谓至诚君子。也罢，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子期道：“仁兄明岁何时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驾。”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节，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贤弟，我来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访。若过了中旬，迟至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为君子。”叫童子：“分付记室，将钟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登写在日记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侍立拱候，不敢有误。天色已明，小弟告辞了。”伯牙道：“贤弟且住。”命童子取黄金二笏，不用封帖，双手捧定道：“贤弟，些须薄礼，权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斯文骨肉，勿得嫌轻。”子期不敢谦让，即时收下。再拜告别，含泪出舱，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于腰间，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头，各各洒泪而别。

不题子期回家之事。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一路江山之胜，无心观览，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了几日，舍舟登岸。经过之地，知是晋国上大夫，不敢轻慢，安排车马相送。直至晋阳，回复了晋主，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过了秋冬，不觉春去夏来。伯牙心怀子期，无日忘之，想着中秋节近，奏过晋主，给假还乡。晋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装，仍打大宽转，从水路而行。下船之后，分付水手，但是湾泊所在，就来通报地名。事有偶然，刚刚八月十五夜，水手禀复，此去马安山不远。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分付水手，将船湾泊，水底抛锚，崖边钉橛。其夜晴明，船舱内，一线月光射进朱帘。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步出舱门，立于船头之上，仰观斗柄。水底天心，万顷茫然，照如白昼。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雨止月明，今夜重来，又值良夜。他约定江边相候，如何全无踪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会，想道：“我理会得了。江边来往船只颇多，我今日所驾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认得？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知音，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吾弟闻之，必来相见。”命童子取琴卓安放船头，梦香设座。伯牙开囊，调弦转轸，才泛音律，商弦中有哀怨之声。伯牙停琴不操，“呀！商弦哀声凄切，吾弟必遭忧在家。去岁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丧，必是母亡。他为人至孝，事有轻重，宁失信于我，不肯失礼于亲，所以不来也。来日天明，我亲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卓，下舱就寝。伯牙一夜不睡，真个巴明不明，盼晓不晓。看看月移帘影，日出山头，伯牙起来梳洗整衣。命童子携琴相随，又取黄金十镒带去，“倘吾弟居丧，可为贖礼。”踟跳登崖，行于樵径。

约莫十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禀道：“老爷为何不行？”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东西。从山谷出来，两头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往集贤村去？等个识路之人，问明了他，方才可行。”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儿退立于后。不多时，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线，发挽银丝，簪冠野服，左手举藤杖，右手携竹篮，徐步而来。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礼。那老者不慌不忙，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双手举藤杖还礼，道：“先生有何见教？”伯牙道：“请问两头路，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老者道：“那两头路，就是两个集贤村。左手是上集贤村，右手是下集贤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从谷出来，正当其半。东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个集贤村？”伯牙默然无言，暗想道：“吾弟是个聪明人，怎么说话这等糊涂！相会之日，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贤村，或上或下，就该说个明白了。”伯牙却才沈吟，那老者道：“先生这等吟想，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总说了个集贤村，教先生没处抓寻了。”伯牙道：“便是。”老者道：“两个集贤村中，有一二十家庄户，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老夫在这山里多住了几年，正是‘土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这些庄户，不是舍亲，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只说先生所访之友，姓甚名谁，老夫就知他住处了。”伯牙道：“学生要往钟家庄去。”老者闻钟家庄三字，一双昏花眼内，扑簌簌掉下泪来，道：“先生别家可去，若说钟家庄，不必去了。”伯牙惊问：“却是为何？”老者道：“先生到钟家庄，要访何人？”伯牙道：“要访子期。”老者闻言，放声大哭道：“子期钟徽，乃吾儿也。去年八月十五采樵归晚，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讲论之间，意气相投。临行赠黄金二笏。吾儿买书攻读，老拙无才，不曾禁止。旦则采樵负重，暮则诵读辛勤，心力耗废，染成怯疾，数月之间，已亡故了。”伯牙闻言，五内崩裂，泪如涌泉，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绝于地。钟公用手搀扶，回顾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谁？”一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爷。”钟公道：“元来是吾儿好友。”扶起，伯牙苏醒。伯牙坐于地下，口吐痰涎，双手捶胸，恸哭不已，道：“贤弟呵，我昨夜泊舟，还说你爽信，岂知已为泉下之鬼！你有才无寿了！”钟公拭泪相劝。伯牙哭罢，起来重与钟公施礼，不敢呼老丈，称为老伯，以见通家兄弟之意。伯牙道：“老伯，令郎还是停柩在家，还是出瘞郊外了？”钟公道：“一言难尽。亡儿临终，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亡儿遗语嘱付道：‘修短由天。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欲践前言耳。’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一丘新土，即吾儿钟徽之冢。今